
对菲律宾善本及其管理现状的探索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Paper: Exploring Filipiniana Rare Books and the State of Filipiniana Rare Books Management*

译者姓名: 何妨 (He Fang), 杭州图书馆文献借阅中心, 杭州, 中国

作者:

(1) Romulo R. Ubay, Jr. 菲律宾马尼拉远东大学图书馆服务

E-mail: ubayrom@hotmail.com / rubay@feu.edu.ph

(2) Martin Julius V. Perez (联系人) 菲律宾马尼拉远东大学图书馆服务

E-mail: martinjuliusperez@gmail.com / mjperez@feu.edu.ph

(3) Teresita C. Moran 菲律宾马尼拉远东大学图书馆服务

E-mail: tmoran@feu.edu.ph

(4) Joanna O. Siapno 菲律宾马卡蒂市德拉萨尔大学扩展校区图书馆

E-mail: joanna.siapno@dlsu.edu.ph / joansiapno@yahoo.com



"This is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xploring Filipiniana Rare Books and the State of Filipiniana Rare Books Management" Copyright © 2013 Copyright © 2013 by Romulo R.

Ubay, Jr., Martin Julius V. Perez, Teresita C. Moran & Joanna O. Siapno. Translated by He Fang. This work is made available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3.0 Unported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摘要: 为了研究有关菲律宾善本及善本管理的问题, 通过对菲律宾一些图书馆馆藏善本情况的调查, 讨论菲律宾善本的特点和范围, 呈现菲律宾善本管理现状, 并对如何解决所涉的问题与相关领域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菲律宾、善本、善本图书馆、善本图书馆事业

对菲律宾善本及其管理现状的探索

摘要:

为了研究有关菲律宾善本及善本管理的问题，通过对菲律宾一些图书馆馆藏善本情况的调查，讨论菲律宾善本的特点和范围，呈现菲律宾善本管理现状，并对如何解决所涉的问题与相关领域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菲律宾、善本、善本图书馆、善本图书馆事业

I. 引言

一个多世纪前国家就将“收集菲律宾善本”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67年起各图书馆逐渐成立善本部门。虽然全国有许多保存善本的机构，但是对它们几乎没有相关的文献记录。

为了研究有关菲律宾善本及善本管理的问题，通过对菲律宾一些图书馆馆藏善本情况的调查，讨论菲律宾善本的特点和范围，呈现菲律宾善本管理现状，并对如何解决所涉的问题与相关领域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II. 菲律宾和善本

菲律宾善本，是二个概念相结合的一个术语：菲律宾和珍本。在这篇文章中，善本只用于表达一个普通含义：版本稀缺和来之不易(Traister, 2003年, 第538页)。术语“菲律宾善本”有很多定义，但 Retana 和 Medina 对这个术语的定义经常被引用，其他人或是引用这两个菲律宾学者的定义，或是以他们定义为基础再扩展的定义。

1906年 Retana 称菲律宾善本为：

1. 不论作品内容的所有菲律宾印刷作品，因为他们有助于研究菲律宾印制技术。
2. 有关菲律宾的作品，不论用什么语言或在什么地方出版，都是研究菲律宾不可缺少的。
3. 菲律宾人写作的任何主题的作品，因为它们体现了菲律宾人民智慧、勤劳、审美、追求等等的体现（菲律宾国家图书馆网址，2011年）。

1972年，Medina 把菲律宾善本定义为：即有关菲律宾的书籍或非书资料，而不论作者是否菲律宾人，不论写作语言是否用菲律宾语或菲律宾任何一种方言，不论是否在菲律宾出版。

术语“菲律宾善本”，首次出现于1909年菲律宾委员会第1635号法令，法令正式明确善本部为图书馆的一部分，其中第八部分对此进行了阐述：

菲律宾图书馆委员会不懈努力采取措施，收集和保存有关菲律宾群岛和菲律宾人的各类各级书籍、报纸、文件和刊物，赋予善本部分类和组织上述历史资料的主要职能。

最早从 1903 年开始政府有意识收集菲律宾资料，同年通过了国家第 688 号法令，即授权一位负责收集资料的图书馆员访问不同的国家，目的是购买与菲律宾群岛历史有关的书籍和手稿，计划在马尼拉建立一个以菲律宾群岛历史为主题的公共图书馆。

III. 菲律宾善本

1967 年 2 月 3 日，教育部下达第 3 号文件，正式成立了国家图书馆的善本部。善本部受命从事以下工作：

1. 将原先置于图书馆不同区域的所有善本手稿整合在设备齐全的善本室。
2. 采用购买和接受捐赠的方法，丰富善本手稿资料。
3. 采用人们更易接受的方法，处理、识别和使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和手稿。
4. 为研究者提供充分的指南和良好的设施，加强学术研究。

正式成立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标志着菲律宾启动了善本收藏和管理工作，这是首次善本被区分管理。

同年（1967 年），《国家图书馆调查和发展计划》颁布，这为国家图书馆的政策导向奠定了基础。该计划对国家图书馆善本定义重新制定了标准，即是：

1. 1945 年之前印刷有关菲律宾的所有书籍；
2. 1945 年之前在菲律宾印刷的所有书籍；
3. Tabacalera 系列的所有书籍；
4. 编辑、插图和装帧方面具有特色的样本书；
5. 所有早期珍稀菲律宾手稿，包括 Dr. Jose Rizal 原稿；
6. 所有具有历史价值而不再印刷的菲律宾资料（菲律宾国家图书馆网站，2011 年 b）。

这些标准的设立为菲律宾文化艺术执行委员会制定 2009 年国家文化遗产法奠定了基础。善本即指 1945 年之前印刷或出版的有关菲律宾的书籍，包括原稿、特色藏品和其他具有历史地位的出版物。

A. 1945 年前印刷的有关菲律宾书籍

国家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多少损失，我们难以找到现成的相关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家图书馆没有菲律宾善本方面的综合性目录和清单。国家图书馆建立研究书目部后，就构思制作一份菲律宾善本的参考书目。遗憾地是这个项目未实现。如果这个项目在战争爆发之前完成，那么这份参考书目就将包含自 1523 年（1523 年出版《摩鹿加群岛的侮辱》）起 420 年间出版的书目（Mendoza & Martinez, 2000 年）。

我们注意到，国家图书馆将 1945 年视为定义菲律宾善本的第一个标准，隐喻了战争对菲律宾资

料带来的破坏程度，隐喻1945年之前印刷的资料现在很少也很难找到的。定义标准认为，无论是在哪里出版，无论作者出自哪里，所有1945年之前印刷的有关菲律宾的书籍都是善本，它们可以是任何语言编写的，可以在菲律宾国内外出版的，可以是菲律宾人或非菲律宾人创作的。这个标准与 Totanes 有关菲律宾善本定义的第三类存在着差异。国家图书馆规定菲律宾善本必须是1945年前出版而且有关菲律宾而不是其他任何主题的文獻。

B. 1945前在菲律宾印刷的所有书籍

国家图书馆定义菲律宾善本的第二个标准，是指所有1945年前在菲律宾出版的任何语言的书籍，不论是否是菲律宾人创作。我们注意到，第二个标准对书籍的主题没有要求。因此，只要书籍是1945年前在菲律宾出版的，不论书籍主题是什么，同样被看作是菲律宾善本。这与 Totanes 有关菲律宾善本定义的第二类和 Medina 的善本定义有所冲突，因为他们二人的定义中，任何被认定为菲律宾善本必须是关于菲律宾的。

I. 菲律宾古版本（1593-1640）

1593年，菲律宾开始印刷书籍，当时出版了《Doctrina Christiana》和《Shih-lu》(Totanes, 2008年)。菲律宾印刷的第一批书籍被称为菲律宾古版本，但是历史学家认为直至1640年这些书籍才算真正出版。Retana 认为选择1640年作为菲律宾古版本的年份截止时间具备二个理由。首先，1640年是菲律宾印刷创史人 Tomas Pinpin 印刷作品的最后一年，这年出版了《圣罗萨里奥普罗温西亚的历史》，它是一本让人们看到了17世纪菲律宾群岛文明的、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籍 (W. Retana, 1911年，《菲律宾印刷起源》第65-66页，2006年被 Villaroel 引用)。这期间印刷了40本书，其中8本书的复制品现在存放在国家图书馆 (Morallos, 1998)。

众所周知，《Doctrina Christiana》的复制品就在美国国会图书馆。1947年 Wolf 2nd 出版了这本书的摹本，这本书对为什么很少的菲律宾古版本得以幸存进行了推理。曾经用于古版本书籍制作的纸张是最易损坏的品种之一。虫子在纸张上繁衍生长，热气和潮气慢慢地给纸张带来一定程度的损耗。菲律宾遭受了难以承受的地震、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和战争打击，图书馆和档案馆又没有系统保存资料的计划，所以菲律宾古版本书籍保存下来很少的是可想而知的……独特的制作材料给管理现存菲律宾古版本带来了重大挑战。

C. Tabacalera 系列的所有书籍

1913年，Tabacalera 系列花费了2百万菲律宾比索从菲律宾一流公司-菲律宾雪茄总公司购买所得。菲律宾雪茄总公司并不慷慨，它是以1百万比索不到的价格买来的 (Morallos, 1998年)，这个藏品当时保存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公司总部。菲律宾雪茄总公司偶然发现了由 Pedro Vindel and

Wenceslao Retana 制作的菲律宾善本目录之后,于 1904 年收购了这个收藏品。公司雇用了 Wenceslao Retana,他在公司图书馆员 Jose Sanchez 的辅助下制作完成了独立目录。这个目录有三卷,包括 4623 个条目,条目按年份顺序排列,其中 3385 本的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令人称奇。

D. 所有早期珍稀菲律宾手稿,包括 Dr. Jose Rizal 原稿

虽然善本是否应该包括手稿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是国家图书馆还是制定了一个标准,即将手稿当作善本来对待,这是因为在工作实践中图书馆将手稿视作或等同于善本 (Traister, 2003 年)。2009 年,国家文化遗产法令把原稿定义为:包括手抄著作或出版作品手稿在内的手书作品,并且不是复制品。国家图书馆拥有许多原稿,其中民族英雄 Dr. Jose P. Rizal 的原稿价值最高。

E. 在编辑、插图、装帧方面有特色的样本书以及具有历史价值而不再印刷的菲律宾书籍

Medina 推断,在菲律宾出版的第一本附有插图的图书是 Fr. Paul Klein 的《荷属安的列斯盾》(1713 年)。17 世纪,著名的菲律宾插图刻版师是 Nicolas de la Cruz Bagay、Laureano Atlas、Vicente Atlas、Cipriano Romualdez Bagay、Felipe de Sevilla、Esteban de Sevilla 和 Jeronimo Castro de la Correa (Medina, 1977 年)。因为插图美观得到高度评价的作者是 Francisco Manuel Blanco,他的《菲律宾植物》系列是有关菲律宾植物的综合性图书,书中有极好的插图。

国家图书馆把编辑、插图、装帧方面有特色的样本书以及具有历史价值而不再印刷的菲律宾书籍视为善本,这个做法为菲律宾定义善本的标准赋予了灵活性。那些不符合菲律宾善本定义的标准,一旦证明是编辑著名、插图极好、装帧牢固、具有历史价值但不再印刷的菲律宾书籍,就被鉴定为菲律宾善本。这二个标准并不限于特定时期,甚至可能适用于刚从出版社新鲜出炉的书籍,它们有助收藏历史意义和保存意义重大的图书。

IV. 菲律宾善本管理的状态

尽管不能确切说出全国存有多少善本,但可以说许多图书馆保存着菲律宾善本。马尼拉有一些善本藏品,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善本代表,这种说法并不是不合理,正如 Wolf 2nd (1965 年)评论:从历史角度来说,通常收藏善本在高度发展的文化中心繁荣起来。本文对 10 个机构的菲律宾善本进行了调查,这些机构包括 4 所私立大学:黎刹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图书馆(简称 ADMU)、圣托马斯·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大学图书馆(简称 UST)、德拉塞尔大学图书馆(简称 DLSU)和远东大学图书馆(简称 FEU);包括 1 所公立大学:菲律宾利曼大学中心图书馆(简称 UPD);包括 4 所特色图书馆:菲律宾遗产图书馆(简称 FHL)、洛佩斯纪念馆和图书馆(简称 LMM)、奥迪加斯基金会图书馆(简称 OFL)、UP Jorge B. Vargas 博物馆和菲律宾研究中心(简称 VM)];包括国家公共图书馆(菲律宾国家图书馆,简称 NLP)。问卷调查发放到上述这些机构,由图书馆员作为受访者进行回答,他们或是

直接管理善本的工作人员或是监督指导善本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

A. 藏品发展

2009年，国家文化遗产法令对菲律宾善本做出定义，国家图书馆也相应建立定义善本的标准。尽管这样，调查发现其他图书馆有自己定义善本的标准，大部分图书馆的标准相互有差异，大大不同于法令和菲律宾国家图书馆（简称 NLP）定义善本的标准，因此无法估量参与问卷调查的图书馆员（受访者）是否了解法令和菲律宾国家图书馆（简称 NLP）的定义标准，从而我们推断：图书馆员（受访者）很需要了解菲律宾善本的真正概念。

4 个受访者就尚未有明确定义的“菲律宾善本”提供了更为贴切的定义。其中一个受访者指出菲律宾善本的定义尚未形成，另一个受访者做出了非常普通的定义：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初出版的不再发行或仅存孤本而不可能再获取的书籍。只有圣托马斯·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大学图书馆（简称 UST）提供了最接近菲律宾国家图书馆（简称 NLP）标准的定义：菲律宾善本是 1945 年以及之前出版的对菲律宾来说有历史价值的书籍或资料，不论是否是菲律宾作者创作，不论是否在菲律宾出版印刷，不论是否是任何主题。有趣地是，除了菲律宾国家图书馆（简称 NLP）和圣托马斯·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大学图书馆（简称 UST）以外，另外一个受访者强调 1945 年作为善本的年份截止时间。

图书馆善本的收藏范围逐渐增大。菲律宾研究中心（简称 VM）藏量最小，国家图书馆藏量最大。菲律宾研究中心（简称 VM）声明有 566 个善本，因为收藏的只是菲律宾第一位国家行政秘书 **Jorge B. Vargas** 晚期的作品，所以不期望藏量再所增加。远东大学（779 条目，1476 卷）和菲律宾研究中心（简称 VM）提供了确切的藏量，国家图书馆藏品仍然是 2006 年调查数据（8,135 条目；14,722 卷），其他图书馆只提供了预估藏量（大约从 700 至 4,000 条目）。调查凸显了图书馆更好地管理藏品书目的必要性，至今大部分受访图书馆不能说出一个确切的藏量，也许因为他们仍然处于判断或确定善本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图书馆指出：“这个时候，藏品数量未能确定，是因为图书馆仍然在收集菲律宾书籍，而这些书籍有可能包含在菲律宾善本目录中。”

在受访的绝大部分图书馆中，善本部门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特征：现存善本原来都被视作普通书籍。借鉴国家图书馆的经验，其他图书馆也专门整合善本成立独立的菲律宾善本特藏部。然而，圣托马斯·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大学图书馆（简称 UST）的做法比较独特，在国家图书馆（简称 NLP）创立中心后的一年 1968 年创立了圣托马斯·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大学图书馆善本收藏中心（**Quiason**, 1968 年）。收藏中心现有善本基本上是大学早期积累起来的（**Villaroel**, 2006 年）。另一方面，洛佩斯纪念馆和图书馆（简称 LMM）、奥迪加斯基金会图书馆（简称 OFL）和菲律宾遗产图书馆（简称 FHL）的善本是从民间个人藏书家手中获取而积累起来的。

B. 保留和保存

缩微拍摄是一个首创的、被大众接受的保存方式。国家图书馆（简称 NLP）和菲律宾利曼大学中心图书馆（简称 UPD）对 90% 善本进行了缩微拍摄，同时菲律宾遗产图书馆（简称 FHL）和黎刹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图书馆（简称 ADMU）分别对 15% 和 10% 善本进行了缩微拍摄。洛佩斯纪念馆和图书馆（简称 LMM）声称，他们在数字化之前对所有善本进行了缩微拍摄，研究者可以在馆内获取善本的数字化资料。洛佩斯纪念馆和图书馆（简称 LMM）允许研究者打印黑白的数字化资料。国家图书馆（简称 NLP）和菲律宾利曼大学中心图书馆（简称 UPD）是国家数字化图书馆项目五个组成机构的其中二个单位，2003 年启动涵盖菲律宾所有资料的数字化项目。现在尚未明确多少善本已进行处理。菲律宾遗产图书馆（简称 FHL）和圣托马斯·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大学图书馆（简称 UST）处于数字化处理善本的最初阶段，研究者可以从国家图书馆（简称 NLP）数字化集合网获得少量的善本资料。

洛佩斯纪念馆和图书馆（简称 LMM）、奥迪加斯基金会图书馆（简称 OFL）和圣托马斯·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大学图书馆（简称 UST）具备最高水准保存善本的设备。另一方面，2010 年 8 月国家图书馆（简称 NLP）建立了文保中心，旨在发展国家图书馆现有的存储和资源条件，使国家书面和印刷文化遗产得以世代保存。中心完成的第一个修复项目的是 **Dr. Jose Rizal** 手稿：《禁止接触的警告》、《最近读的书》、《巴塞罗纳》和《我的诀别》。手稿修复从 2011 年 4 月 27 日开始，5 月 13 日完成，因为中心与德国政府结成合作伙伴关系，所以修复工作得到了德国专业修复专家的帮助（菲律宾国家图书馆网站，2011 年 b）。

C. 参考与访问

洛佩斯纪念馆和图书馆（简称 LMM）和奥迪加斯基金会图书馆（简称 OFL）提出要求，研究者必须是大学生。圣托马斯·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大学图书馆（简称 UST）和 UP Jorge B. Vargas 博物馆（简称 UP）也提出要求，外部研究者必须是在读研究生或硕士毕业生、作家或研究论文的作者或校友。在国家图书馆（简称 NLP）内，研究者递交研究申请时必须提供相关信息，详细说明研究目的。国家图书馆（简称 NLP）善本使用者大部分是历史学家、研究生、专业人员和外国研究者。在远东大学图书馆（简称 FEU），研究申请必须由图书馆员署名同意同时获经大学主席批准。

据调查，所有图书馆通常不允许研究者对善本进行复制，菲律宾利曼大学中心图书馆（简称 UPD）允许研究者打印缩微胶片复制品资料。在洛佩斯纪念馆和图书馆（简称 LMM）里，研究者可以黑白打印善本数字化资料，菲律宾遗产图书馆（简称 FHL）和黎刹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图书馆（简称 ADMU）向研究者提供扫描服务，但只能由工作人员操作完成。

D. 员工培训

除了善本保护和保存以外，给菲律宾善本图书馆员提供适当的培训也许是菲律宾善本管理最为直接的需求。菲律宾国家图书馆强调“需要这样的培训”。洛佩斯纪念馆和图书馆(简称 LMM)的受访者指出：“在我服务的 32 年中，我从没有接受过这种培训，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参加的。”

菲律宾善本图书馆员缺少培训，归咎于一些因素。首先，没有面向善本图书馆员正式的专业化培训。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研究学校(简称 UP SLIS)是国家第一座图书馆学校，其所开设的课程中与菲律宾善本图书馆员培训最相关的课程名为“菲律宾档案”，它是 3 个学分的研究生选修课程，具体描述如下：有关菲律宾历史和文化的手稿及印刷资料，菲律宾早期报刊和印刷说明，善本的获取、保存和使用。另一个因素是，缺少记录菲律宾善本及图书馆善本发展的现存文献。除此以外，还缺少能够培训现有善本图书馆员的专家。最近善本图书馆员可以参加的只是关于档案管理和保存方面的培训。

V. 结论（推论）

1967 年，菲律宾创建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从此开始管理善本藏品。迄今为止，有关菲律宾善本和善本管理的论述很少。在菲律宾善本图书馆员几乎没有受到关注，论述这个领域的文献几乎是空白，菲律宾的善本图书馆员为数不多，所以这种现状也许不难理解。此外，现在善本图书馆员还直接面临保存和管理物理善本方面的挑战。国家鼓励善本图书馆员合作建立专业团队，讨论共同的问题，关注和分享相关的实践经验。善本管理工作不可能孤立完成，全国的图书馆员必须一起行动，确保这种文献遗产的可得、可用和永久保存。

我们菲律宾图书馆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定义菲律宾善本和 2009 年国家文化遗产法令。从理想化角度来说，菲律宾国家图书馆标准可以给予这方面的借鉴。以菲律宾国家图书馆定义菲律宾善本的标准为基础，适用所有菲律宾图书馆的善本标准是：

1. 1945 年前印刷的有关菲律宾的所有书籍；
2. 1945 年前在菲律宾印刷的所有书籍；
3. 所有早期珍稀的菲律宾手稿，包括 Dr. Jose Rizal 原稿；
4. 在编辑、插图、装帧及其他方面有特色的样本书；
5. 所有具有历史价值而不再出版的菲律宾书籍。

1593 年至 1640 年期间所有在菲律宾印刷的菲律宾古版本包括在内。

保存菲律宾善本是一项高度专业的工作，与管理图书馆传统信息资料相比，它是一项要求更多的图书馆服务。菲律宾改进善本管理的伟大一步就是，给善本图书馆员提供培训和技能，从而让他们有效地完成工作。事实上，因为国家没有对善本图书馆员实施有效的专业培训，因此很有可能正

在从事或将要安排从事善本管理工作的图书馆员是没有接受过初步培训的，这个现状需要引起图书馆学校和协会的重视。

VI 致谢

对合作支持这项研究的以下机构及工作人员深表感谢：菲律宾国家图书馆、马尼拉黎刹大学图书馆、圣托马斯·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大学图书馆、德拉萨大学图书馆菲律宾远东大学图书馆、菲律宾利曼大学中心图书馆、菲律宾遗产图书馆、洛佩兹纪念馆和图书馆、奥迪加斯基金会图书馆、the UP Jorge B. Vargas 博物馆和菲律宾研究中心。

VII 参考资料

1. Medina, I.R. (1962 年)。菲律宾部分：菲律宾的服务。In M.R. Medina (comp.), 馆藏建设：菲律宾 (2010 年), (pp. 1-5)。马尼拉：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
2. Medina, I.R. (1971 年)。图书馆服务的菲律宾本地化：为国家发展而改变。In M.R. Medina (comp.), 馆藏建设：菲律宾 (2010 年), (pp. 27-40)。马尼拉：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
3. Medina, I.R. (1972 年)。对菲律宾的参考和研究。In M.R. Medina (comp.), 馆藏建设：菲律宾 (2010 年), (pp. 6-13)。马尼拉：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
4. Medina, I.R. (1977 年)。1593-1900 年菲律宾图书出版。In M.R. Medina (comp.), 馆藏建设：菲律宾 (2010), (pp. 120-138)。马尼拉：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
5. Mendoza, A.B. & Martinez, M.F. (2000 年)。菲律宾公共图书馆：今天和明天。马尼拉：国家图书馆。
6. Morillos, C.P. (1998 年)。国家图书馆的财富：菲律宾前期图书馆简史。马尼拉：国家图书馆。
7. 菲律宾国家图书馆 (2011a)。菲律宾资料。2013 年 5 月 14 日从 <http://web.nlp.gov.ph/nlp/?q=node/656> 中检索而得。
8. 菲律宾国家图书馆 (2011b)。善本和原稿部分。2013 年 4 月 28 日从 <http://web.nlp.gov.ph/nlp/?q=node/1190> 中检索而得。
9. Quiason, S.D. (1968 年)。关于菲律宾善本的本质和意义。In L.O. Orbase (comp.), Serafin D. Quiason: 图书馆择业、图书馆合作和档案学 (1983 年), (pp. 68-74)。马尼拉：菲律宾国家图书馆。
10. Siapno, J.O. (2010 年)。马尼拉评审委员会对菲律宾善本现状的调查。未公开发表的 M.L.I.S 特殊问题，菲律宾利曼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研究学校。
11. 国家图书馆调查和发展计划 (1967 年)。马尼拉：菲律宾国家图书馆。

12. Totanes, V. R. (2008 年)。第一本在菲律宾印刷的书是什么? 菲律宾图书馆杂志, 28(1), (pp. 21-31) 。 2013 年 4 月 28 日 从 <http://journals.upd.edu.ph/index.php/jpl/article/view/1466/1722> 中检索而得。
13. Traister, D. (2003a)。善本。有关信息和图书馆学的世界百科全书。(p. 538)。伦敦: Routledge 劳特利奇 (出版社名称)。
14. Traister, D. (2003b)。善本图书馆。有关信息和图书馆学的世界百科全书。(pp. 538-544)。伦敦: Routledge 劳特利奇 (出版社名称)。
15. 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研究学校。(2011 年)。学术项目。2013 年 4 月 14 日 从 http://upslis.info/?page_id=39 中检索而得。
16. Santo Tomas Miguel de Benavides 图书馆大学。(2013 年)。特色馆藏。2013 年 5 月 25 日 从 <http://library.ust.edu.ph/specialcoll.htm> 中检索而得。
17. Villaroel, F. (2006 年)。圣托马斯大学出版社, 古版本, 17 世纪末的圣托马斯大学图书馆。In A. Aparicio (ed.), 善本目录: 圣托马斯大学, Volume II, Part 1 (1600 to 1699) (2006 年), (pp. 351-359) 。 马尼拉: 圣托马斯图书馆大学。2013 年 4 月 28 日 从 <http://library.ust.edu.ph/final/vol2.pdf> 中检索而得。
18. Wolf 2nd, E. (1947 年)。介绍性文章。In *Doctrina Christiana* :1593 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印刷的第一本书: 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 Lessing J. Rosenwald 丛书中的一个复制品【1947】。[S. l. : s. n.]。2013 年 4 月 28 日 从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16119/16119-h/16119-h.htm> 中检索而得。
19. Wolf 2nd, E. (1965 年)。美国善本收藏的发展。In H. R. Archer (ed.), 善本收藏: 对图书馆管理员和学生使用善本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建议(1965 年)。芝加哥: 美国图书馆协会。